

1917

四会文史

第18辑

2002年

四会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四会文史

第18辑

四会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四会文史》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韩国华

编委副主任：许可飞 易文刚 伍仕贤

主 编：伍仕贤

本辑特邀编辑：刘承云 蔡世杰 何溪河

汤志维 马国祥

编者按：

我市《四会文史》第十六辑《南方大学校友在四会》专辑出版后，反响热烈，好评多多，读者争相传阅，期盼新作；编者也欲罢不能，故再次征集稿件，并得其他热心同志赐稿。于是，继第十七辑后、第十八辑也就相继出版了。

今天，我们奉献在读者面前的《四会文史》第十八辑，基本上是以南方大学校友的作品为主，作者以自己的亲历、亲见、亲闻向我们追述着历史的往事，读来令人深省，催人奋发。让我们以史为鉴，在党的十六大精神指引下，向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努力奋进！

四会文史

目 录

抗美援朝运动散记.....	王华生 (3)
镇反及八字运动记略.....	王华生 (7)
土改记事.....	黄运才 (12)
忆一九五一年参加土改.....	林贤聪 (18)
一场罕见的洪水灾害.....	杨达芝 (28)
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蒋达鹏 (31)
回顾下茆一社点滴.....	陈慈祥 (41)
记县工商业者在反右运动中的一些情况.....	蒋达鹏 (45)
紧张的工作，战斗的学习，愉快的生活.....	邓炯华 (50)
记四会工商界在大跃进运动中的点滴事.....	蒋达鹏 (73)

我在反右斗争中的前前后后	杨达芝	(79)
四会县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纪事	刘承云	(85)
在大跃进的日子里	林贤聪	(99)
忆商办农场和“三年困难时期”的历史片断	蒋达鹏	(105)
蚁田村人食格木籽中毒事件	汤志维	(113)
历史回眸 正本清源	黄儒德	(118)
历史不能重演	蒋达鹏	(124)
商品“一条龙”下乡和商业网点大调整纪实	蒋达鹏	(135)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碰撞	蒋达鹏	(141)
仁马苗圃场由后进转变为先进的经过	古乐俦	(155)
四会古县几个历史沿革悬疑问题的探讨	刘承云	(162)
大旺的由来及其变迁	古捷森	(175)

抗美援朝运动散记

——广宁杂忆之一

王华生

1950年10月我从南大第一期毕业后，先是分配到肇庆西江地委，同行的有二三十人。在那里逗留五六天，学习一些有关地方政策的文件，听地委领导梁嘉及王炎光等同志的讲话，以及对所属各县情况的介绍等。除少数几个留在地委外，其余都分到各县去。分到广宁的是我和莫之岐同志两人。当时许多地方还未有公路，往广宁要循水路。从肇庆乘船出发，到三水转船到四会，再转船到广宁，前后花了三天时间，到广宁时已是10月下旬了。我们到县委报到之后，被分到宣传部当干事。此时，美帝掀起的朝鲜战争的战火，正迅猛地向鸭绿江烧来，美帝的战机屡屡侵犯我国东北领空，国家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为了保家卫国，我国毅然派出志愿军，于10月25日跨过鸭绿江，挥师朝鲜战场，援助朝鲜人民军抗击美国侵略者。一场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在全国

范围开展了。广宁虽地处山区，这一运动也搞得有声有色。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县委的中心工作就是围绕抗美援朝运动展开的。主要内容有：发动和平签名、推销爱国公债、捐献购买飞机大炮等。分述如次：

发动和平签名。当时的口号是“反对美帝侵略，保卫世界和平”。先是在城关区（县城）进行，我们宣传部的几个干事在区府门口摆开一个摊子，挂上横额，上书“反对美帝侵略朝鲜，保卫世界和平签名运动”字样。由于我和莫之岐都是初来乍到，不懂广宁方言，不便进行口头宣传，乃由本地干部程范阳同志唱主角。他拿起手持喇叭筒，向过往行人进行宣传鼓动，有许多人聚拢围观，随后便有人纷纷上来在预先准备好的红布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一天下来，统计一下签名人数不下千人之众。然后巡回到其他各区继续进行。通过这一运动，提高了人们关心国家大事的意识。

推销爱国公债。共和国建国伊始，百废待兴，样样都需要钱，特别是抗美援朝，更是一笔庞大的开支。而国库底子较薄，所以就发行爱国

公债进行弥补。推销对象，包括社会各界人士，重点是商家。全县分配任务是多少，一共销了多少，手头没有资料，未详。在我当时参与的城关区推销情况来看，虽谈不上踊跃，一般还算顺利，但也费了不少唇舌。

捐献飞机大炮。抗美援朝战争，论装备的优劣我们是大大落后于敌人的，特别是空军还处于摇篮阶段。美帝就恃其空中优势和钢铁优势，气焰嚣张，口出狂言，说什么要在圣诞节（1950年）前拿下朝鲜，让美军回国过圣诞节云云。为了打击美帝的气焰，有必要加强我国的军备。于是一场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就在全国范围开展起来了。按当时规定，凡捐献15亿元（旧币，折新币15万元，下同）的，可抵战斗机一架，并可按捐献者的名字命名。如当时河南有个名伶常香玉，她捐了一架战斗机的钱（15亿元），那架战斗机就被命名为“香玉号”。广宁是个老区，经济比较落后，但历经残酷的对敌斗争，人民的思想觉悟是比较高的。对于捐献飞机大炮一事，经过我们的大力宣传，知道是为了抗击美帝的侵略，是保家卫国的壮举，个个情绪高涨，纷纷慷

慨解囊，场面令人动容（具体数字未详）。

抗美援朝运动，大大唤醒了人们同仇敌忾的爱国意识，增强了凝聚力。但在一些边远地区，老百姓的封建迷信思想还比较浓厚。1950年冬我调到五区（宾亨）工作。区府所在地原是宾亨街中一座颇具气派的大宅，为当地一个黎姓港商所营建，称“长发堂”。楼高三层，美轮美奂。解放前其家人已移居香港，大宅由黎老板委托一个管家代管。解放后借作区府之用。1951年春节过后，我和一些同志下乡，到某村庄（地名记不清了），见此地正在打醮，祈求神灵禳祸迎福。在醮坛的两侧赫然贴着一副醒目的对联云：

抗美援朝凭佛力 保家卫国谢神恩

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雄事业，竟然说成是凭借神佛的力量，还要酬谢其“恩”，其愚昧荒诞之处，读之令人慨叹。我当时见了，心中很不是滋味，所以印象特别深刻。此事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根深蒂固的封建迷信余毒，还在腐蚀着人们的灵魂。如何提高人们——尤其是农民的思想觉悟，依然任重道远。

作者：原南方大学校友，曾任四会市地豆中学教师

镇反及八字运动记略

——广宁杂忆之二

王华生

抗美援朝的炮声打响之后，敌人营垒中有人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美帝必将获胜，“变天”指日可待。台湾蒋帮也蠢蠢欲动，一时间“反攻大陆”、“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聒噪甚嚣尘上。国内潜伏的反革命分子受到鼓舞，纷纷行动起来，大搞破坏、暗杀等罪恶活动，使抗美援朝的大局受到严重干扰。为了稳定后方和军心、民心，1951年春，一场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来了。

广宁方面，根据上级的指示，对现行及潜伏的反革命分子进行拉网式搜捕，数有百计的反革命分子纷纷落网。经过梳理、甄别，对其中以伪县长陈嗣运、伪县参议长冯肇光为首的16名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进行公开审判。公审大会由县长罗汝澄同志主持，会场气氛庄严肃穆。参加大会

的干部、群众，人头攒动，大家都想看看反革命分子的下场。主席台两侧，贴有一副气壮山河的对联，是由县委宣传部长孔令淦同志撰写的。联云：

烈士为烈士，英勇斗争，鞠躬尽瘁成千古；
同志痛同志，坚决镇反，怒发冲冠杀一批！

罗汝澄同志对这班反革命分子的累累罪行逐个当众宣读，听的人无不义愤填膺，都认为这班狗杂种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公审完毕，进行宣判，这16名罪犯都被判处极刑，立即执行。旋被验明正身，押赴西门坑刑场执行枪决。

以后一段时间里，还陆续有一些现行或潜伏的反革命分子被缉拿归案，按其罪行大小，分别判处死刑或徒刑。当时大敌当前，斗争形势严峻，一般对落网的反革命分子都从快从重进行判决，一些可杀可不杀的人还是杀了。在今天看来，当时的做法或有过火之处，但在对敌殊死斗争的情势下，快刀斩乱麻的措施无疑是必要的。

下面再谈谈八字运动。所谓八字运动，是指“退租退押、清匪反霸”的群众运动。这是土改前期的行动，目的是肃清残余股匪，打击地方恶

霸势力，退还农民多交的租金和押金，以改善农民生活，为土地改革的顺利开展铺平道路。

据当时的县委书记欧新同志介绍，广宁作为广东知名的老区，对敌斗争形势十分严酷。除了国民党的“官军”和地主武装时常向我根据地侵犯以外，以陈炳为首的一股土匪也十分猖獗。他们打家劫舍、掳人勒赎、强奸妇女、杀人放火，无所不为。有时还勾结“官军”向我进攻。陈匪的为人十分残酷，嗜血成性，特别爱吃人肉、人肝。把捉到的人（不论是老百姓或游击队）都宰来吃，一时吃不完的就用坛子腌起来，留待以后再吃。解放前夕，当搜查陈匪其住宅时，还发现有大半坛子未吃完的腌人肝。由此可见当时斗争形势的残酷程度了。

鉴于解放初期广宁的残余股匪还有相当能量，时不时有放火、投毒、甚至杀害我下乡干部的恶性事件发生。为了尽早肃清这股残匪，上级派了一个团的解放大军到来支持清匪反霸的斗争。我当时在五区工作，1951年春节过后，分片（一个片包括几个区，由一位县委领导干部负责领导）铺开“八字运动”。我带一个小组共有成

员12人，大部分是农村选拔的积极分子。先后到过本区的妙村、中村、永泰、江积等村庄开展工作。我们出发前每人都携带一件武器（手枪或步枪），主要是为了在遇到匪徒袭击时可以自卫反击。每到一个村庄，一般都是先找当地的祠堂作为落脚点，安顿好行李及住宿的地方之后，便去找村干部通知群众晚上来开大会。在会上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鼓励群众行动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团结一致向地主富农开展退租退押的斗争。这些地富怯于形势，一般都不敢抵赖，乖乖地把历年多收的租金和押金退还给农民。而有些一时退不清的，则令其立下字据，定期退清。农民收回了被地富剥削的劳动果实，个个笑逐颜开，由衷地感谢人民政府的好政策。

清匪方面，由于有大军坐镇，这些残匪都不敢轻举妄动，纷纷到深山老林藏匿起来，以求自保。有部分则在家人或亲友的劝诫下，向政府自首，缴械投诚。对这些人都给予宽大处理，令其回家生产，重新做人。而对那些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则由大军进剿。经过几番战斗，这些残匪或被击毙，或被俘获，或是投降，也有少数逃

窜境外的。广宁的匪患基本上清除了。

反霸方面，对于那些称霸一方、恃势凌人、作威作福的地方恶霸，一般经过摸底确定对象，然后召开群众大会，进行面对面的斗争。通过群众控诉，要他们低头认罪，以打击其气焰和威风，并令其规规矩矩，不得乱说乱动。对于那些有血债的，则通过苦主的控诉，现场民愤甚大的，也可以定为死罪，经片领导（县委）批准，可以就地正法。这样一命偿一命，也算是恶有恶报，天理昭彰，冤不了他的。这种血债血还的例子，五区就有几个。

1951年秋，我奉命调到广宁师范教书，从此步入教坛。对于次年春正式开始的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是无缘参加了，错过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不过稍感欣慰的是此前还算是沾了点边，领略过农村工作的苦乐，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作者：原南方大学校友，曾任四会市地豆
中学教师

土改记事

黄运才

1951年12月，我们响应叶剑英校长的号召，离开母校南方大学，直赴广（宁）四（会）县第七区参加千载难逢的土地改革运动。下面记述的仅是记忆中较深刻的几件事。

三 同

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是参加土改锻炼的基础课程。我扎根在金场乡楠木村（三村）的贫农陈树弟家里，其兄陈贤棠是现役军人，家中除他夫妻俩外，还有大嫂和母亲。母亲已70多岁，身板硬朗，待人和善，我称呼“阿母”。我住在她的厅子里，每逢开会深夜回来，第二天清晨，阿母就坐在大门口，挡驾一些来访者，叫他们迟些再来，让同志多睡一会儿。我若是有点伤风感冒，阿母更是忙得两头转，上山抓草药回来煮水给我冲凉，煲凉茶给我饮。在他乡得到这样的爱护，着实令人感动！

我们每月交一次大米和菜金给搭食户，确实杯水车薪，吃苦墨菜粥、豆叶粥，木薯是家常便饭。阿母常说：“我们没好好招呼你，人都瘦了！”我说：“大家都一样，土改分田后生活会好起来的。”土改队的纪律也很严格，擅自买零食就会挨批评或作深刻的检讨。一次过节，阿母见没旁人在时细声对我说：“同志，你拿几块钱出来，明天过节我买些猪肉回来大家吃，对别人说是我自己买的，好吗？”面对阿母如此真挚的感情，我没作任何解释就把钱交给了她。第二天买肉回来，一家人都吃得很高兴。我虽违反土改纪律，心里却觉得应该这样做的。

土改队员一般都要经过“三同”的锤炼，幸好当时年纪较轻，身体素质也还好。现在回想起来，在人生的道路上能经受这样一场艰苦的磨炼，其作用和意义实在非常深远！

“同劳动”更是一场艰苦的锻炼，那里屋前屋后都是山，山上木材、竹子很多，农民就是靠上山斩些木材、竹子交给供销社换食品和生活用品。山路陡峭，草木茂密，农民用“柴马”（两个树杈联成一起，缚结实，上面可以放竹捆或一